豊巖集 十八

附錄

共十八

豊巖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農巖集卷之三十五

附錄

世系

一世諱宣平　金氏系出安東府新羅末公爲古昌郡城主起兵佐高麗太祖破甄萱有大功封爲功臣三韓壁上三重大匡太師古昌今爲安東府人思其功德世祀之事載退溪集三功臣廟記及先生所爲太師墓壇記

二世諱習敦　公須副正（或言太師與公須副正之間疑有佚世未知信否）

三世諱呂蕃　戶長

四世諱南秀　戶長正位

五世諱熈舊諱瑄　製述業進士升仕郎衛尉注簿

同正一云奉翊大夫版圖判書一云慶平宮錄事

追贈版圖判書

六世諱資　升仕郎衛尉注簿同正

七世諱斤重舊諱義　正義大夫判禮賓寺事致仕

八世諱得雨　中顯大夫典農正

九世諱萇舊諱用莊　通仕郎閤門奉禮郎生三子

三近三益三友

十世諱三近　生員宣教郎比安縣監生二子係權

係行

十一世諱係權　漢城府判官生五子學祖永銓永鈞永錙永銖

十二世諱永銖　字積翁蔭仕司憲府掌令生三子瑛璠珣

十三世諱璠　字文瑞進士文科平壤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生一子生海

十四世諱生海　字之渾信川郡守　贈議政府左贊成生三子大孝元孝克孝

十五世諱大孝　字希舜三嘉縣監　贈議政府領

議政無嗣以季弟克孝第四子尚憲爲后○克孝
字希閔號四味翁進士敦寧府都正　贈議政府
領議政生五子尚容尚寬尚謇尚憲尚宓尚容號
仙源右議政丁丑虜難殉節于江都
十六世諱尚憲　字叔度號淸陰又號石室進士文
科重試典文衡議政府左議政　贈領議政謚文
正　崇禎丙子虜難以判書扈　駕入南漢斥和
議裂降書後再拘虜庭竟不屈配享　孝宗廟庭
享石室書院有文集無嗣以仲兄諱尚寬第二子
光燦爲后○尚寬字仲栗長湍府使　贈議政府

左贊成生二子光爀光燦
十七世諱光燦 字思晦生員同知中樞府事 贈
議政府領議政生三子壽增壽興壽恒壽增號谷
雲叅判壽興號退憂堂領議政
十八世諱壽恒 字久之號文谷幷魁進士文科中
重試典文衡議政府領議政謚文忠被己巳士禍
配享石室書院有文集配羅氏牧使星斗女生六
子昌集昌協昌翕昌業昌緝昌立昌集號夢窩領
議政謚忠獻被壬寅士禍昌翕號三淵有道學文
∴章以遺逸至進善不起昌業號老稼齋昌緝號圃

陰亦以道學名與稼齋皆不仕昌立號澤齋諸兄

弟皆有文集

十九世諱昌協　字仲和是爲先生事實詳見年譜

生一子崇謙

二十世崇謙　無嗣以夢窩公子承旨濟謙之第三

子元行爲后

二十一世元行　進士生二子履安履直

年譜上

辛卯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二十四年本朝孝宗大王二年正月初二日時先生生于果川明月里外氏第

壬辰 先生二歲

癸巳 先生三歲

自幼朗慧學語能別人鬼仁恕體物所可一否多公正之言父母以是奇愛之

甲午 先生四歲

乙未 先生五歲

丙申 先生六歲

丁酉 先生七歲

戊戌 先生八歲

己亥 先生九歲

從外祖羅公于海州任所

先生時已進止有度儼若成人讀書便喜潛玩忘寢與食家人或失所在而求得之則輒在書府中持一編兀然端坐而觀之及同隊中或有爭詰者牧使公必以問先生先生徐以片言折之無不理牧使公每稱歎焉

庚子 顯宗大王元年 ○先生十歲

辛丑 先生十一歲

壬寅 先生十二歲

癸卯 先生十三歲

甲辰 先生十四歲

乙巳 先生十五歲

十二月聘夫人李氏

系出延安副提學靜觀齋先生諱端相之女○靜李先生休官講學于楊州之靈芝洞愛先生穎悟絶倫出性理諸書剖析大義及論爲學之方先生自是已慨然有求道之志矣

丙午 先生十六歲

丁未 先生十七歲

戊申 先生十八歲

二月遭祖考同知公喪

己酉 先生十九歲

五月中式年進士三等第四十四人

先生以同知公服依禮不赴舉服除由庠製不入選

遂中會試

九月哭靜觀齋先生

後有言行述

庚戌 先生二十歲

作荀子性惡辨

辛亥 先生二十一歲

春省仲父退憂公于江華府遊松京天磨諸勝

弟三淵昌翕俱有遊松京記

八月遊楓嶽遍觀三日浦叢石諸勝

有東遊記東征賦

壬子 先生二十二歲

癸丑 先生二十三歲

十一月考議政公奉使赴燕送至松都

壬寅 先生二十四歲

三月迎拜議政公于安州

與三淵同行歷省伯父谷雲先生于咸川府衙

六月陪尤齋宋先生會于龍門山

時 仁宣王后昇遐宋先生祇赴因山先生約一二同志將候于 陵下至砥平與宋先生遇諸道遂陪入龍門山轉至于驪江之神勒寺講說累日夜兼質以小學疑義宋先生多所印可後貽書議政公亟加稱獎曰幾乎作橘頌也蓋橘頌有年歲雖少可師長兮之語故云

八月拜尤齋先生于水原

乙卯 肅宗大王元年 先生二十五歲

正月尤齋先生謫德源送別于鎭川

先生矑章有周公居東三叔流言之句座客有誦而流涕者宋先生指先生而笑謂曰昔趙掌令涑李延平責每相與憂時而又戲笑曰白嶽王氣尚未盡也國勢胡至於斯耶其後士風果復振矣今見此君必非汨沒者也無乃他日士類有復起之事乎

閏五月往豐德之龜巖書院觀栗谷李先生妥侑之

禮仍遊朴淵花潭而歸

有西遊記

七月從議政公于靈巖謫所

時兇黨擅國誣悖 東朝議政公上章極論其狀

遂被譴

八月遊月出山

十月還京

丙辰 先生二十六歲

三月往靈巖

五月遊小石門

還京

十一月往靈巖

十二月陪議政公遊月出山

丁巳 先生二十七歲

春還京

九月往靈巖

十月陪議政公遊道岬寺

還京歷賞同福赤壁昌平勿染亭

戊午 先生二十八歲

伯氏夢窩公及弟圃陰昌緝俱

二月讀書三角山重興寺

弟三淵圃陰俱

入谷雲省伯父

弟三淵俱

秋議政公量移鐵原迎候于龍仁仍隨往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書經眚灾肆赦及出納朕命註數奏覆逆之說

十二律候氣之法又論中庸數章孟子浩然章疑

義又論壬辰議渡遼時諸臣去就之義

己未 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卜築于永平鷹巖

先生雅有林下志自議政公被謫以來尤不肯進取且議政公愛鷹巖水石之勝將爲歸老之計命先生先往營室遂定居作洞陰對以見其志略曰僕雖生長肉食之家而素性澹泊顧未嘗習爲富貴之容矣今既不偶於時而自屛於深山嶪巖之中窮饑之鄉枯槁之處乃其所自求也夫既已求之矣而又從而怨悔僕雖甚駑亦不爲此也且僕少而有間居求道之志竊嘗慕邵堯夫白源靜坐而願學焉久矣今之來也固樂其幽深清曠可以

藏修游息既已築環堵之室而牣六藝之籍晨夜吟諷以求聖人之遺音莫暇也輒彈琴賦詩以歌詠其性情而及其倦也則又登高而臨深覽觀川流之不息雲烟之變化禽魚鳥獸之往來以適其志是亦足以樂而忘死矣何不安之有云云

十月陪議政公賞三釜瀑

諸兄弟俱

十一月盡室入鷹巖

陪伯氏遊普門庵

菴在白雲山

庚申 先生三十歲

二月記隱求庵

記略曰余結屋數椽而竊取夫子隱求之語名之蓋夫子嘗誦此語而曰吾未見其人也當是時其門人弟子蓋皆極天下之選矣而無可以當此者則是道也可謂至矣顧余何人而敢幾焉雖然士之求志也猶農夫之求穫也豈謂非其分義抑其有得焉而可以達乎天下國家則難矣雖然亦沒身而已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嚮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

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余之志也余懼夫來者或以余營於取名也遂書此揭之壁上以見其志又重以自勉焉

三月議政公特拜領相赴　召隨還京師

亭楨柟堅諸賊謀危　宗社事覺竄黨殛朝廷清明議政公首膺　寵命焉

夏入鷹巖讀書

秋赴別試初試對策居魁

辛酉 先生三十一歲

冬謁尤齋先生于廣州宮村

以太學掌議主五賢從祀文廟議三疏得請

五賢本朝栗谷牛溪兩先生及宋朝龜山豫章延平三賢也兩先生從祀之請歷 累朝未蒙 允許至是克舉曠典升及前賢士林相慶焉三疏皆先生所製其一見集中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龜山豫章延平溫公康節諸賢事

上尤齋先生書

時尤齋去國先生深惜之極論出處之義以質焉

壬戌 先生三十二歲

十月子崇謙生

十一月中增廣別試文科會試二等第五人

擢 殿試壯元拜成均館典籍

以輪對官入侍

癸亥 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移兵曹佐郞

四月移司憲府持平引避

避辭曰風憲之職爲國家綱紀上繩下糾責任至重決非如臣不肖所可承當而抑臣尤有所不安者自古臺閣之論例多與廟堂異同今者臣父壽

恒方爲首相而臣又忝在言責則彼此論議之間觸事嫌礙勢所必有且以今日本府之啓言之金重夏金煥等事爲一時方張之論而當初酌處臣父實同其議則臣於此義難隨參臣之一不宜冒居臺席於此益決矣

六月拜弘文館副修撰

陞修撰

閏月移持平引前嫌辭遞

拜修撰

七月陞弘文館副校理

進講心經說見講義○一日進曰竊見 殿下於
臨筵講讀之際絶無問難之事前後筵臣固多以
此爲言而未蒙採納一向淵默臣竊悶焉古之聖
賢論學有曰審問之有曰疑思問蓋學不能無疑
疑則必問問道理之所當然若以 聖學高明無待
於問入則中庸稱舜之大知而曰好問而好察邇
言論語曾子稱顔淵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夫以舜之大知顔子之亞聖猶且如此則 聖
學雖高明何可恃此而不問於人乎若以臣等爲
膚淺末學有不足 下問則固然矣然念義理無

竊而人心或有通蔽雖以臣等之愚亦豈無萬一有裨於　聖聽之所不及耶若於文字義理之間初未見可疑而然則此尤是大患程子曰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讀書無疑此初學之通患苟能眞切思索著實理會則豈無可疑處乎若曰無可疑則此非眞無疑也乃未及到會疑之境耳如此雖日　御經筵終無以進益　聖學伏望　殿下深加省念就今日所講或前日所已講者反復　下問則臣等雖未能一一仰對亦不無商確論難之益矣　上遂繙閱前日講處多所問難先生每臨

筵陳說辭義明暢規諷切至　上皆聳聽同入諸
臣無不退而稱歎以爲近來講官所未有云○後
一日又進講畢曰　聖上頻御筵席講學不倦而
顧念臣等以膚淺末學備禮講讀依文說義固無
發明啓沃之望而又未知　聖上內間用功之如
何昔荀子有言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謂
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徧數　殿下於此
書誦數多少幾次何臣願聞之矣　上曰事務繁多
不能多讀而亦讀八九十徧矣先生起而對曰雖
韋布之士專心讀書者亦未必若是之多而自

上萬幾之暇所讀如此誠不勝欽歎矣然念誦數
固多而思索之功尤不可廢必須字字而思之
句句而思之有疑處固當思而無疑處亦致思使
其首尾精粗都無可疑然後又從而反覆涵泳切
己玩味使聖賢之言一字一句皆若出於吾之口
方可以漸漬浹洽而心與理會矣又曰至於持養
力行之事則從古聖賢固已備論如曰誠意曰正
心曰思無邪曰毋不敬其論敬則如曰整齊嚴肅
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
固夫人而能知之亦一日言而可盡也然欲眞箇

下手直箇用力則其間必有間斷不接續處必有生澁不純熟處必有辛苦不快活處正須於此努力勉勉不懈然後間斷者接續生澁者純熟辛苦者快活而聖賢所示爲學之方眞見其不我欺矣此其意味豈言語所能盡而工夫豈一時所可了者乎盖此等親切處須是當人自知之非他人所能與況 殿下深居九重其操存涵養之實豈外人所得知惟在 殿下自著力自驗察耳昔宋臣張九成嘗入對高宗有所陳奏高宗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處禁中不知

如何高宗云亦只是誠又曰對宮嬪時如何高宗方經營荅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觀高宗不能卽答九成之問則其對宮嬪之時不能如對羣臣可知此固爲不誠而又不能直以實對有周遮掩護之意則尤爲不誠故九成之言如此臣誠惶恐不敢以九成此問仰請於 殿下而然願 殿下試以此意內自省察對羣臣時此心如何退處禁中時此心如何對宮嬪時此心如何彼此內外若有毫髮不相似則此便是不誠處正宜於此加功使其對羣臣處禁中與夫對宮嬪之時

此心如一無少間隔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然光明正大而治道之本在是矣古人言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於敵以下尚然況君臣之間乎臣所學空空雖嘗讀聖賢書曾無毫分實踐之功而乃敢以此等說話責勉於 上極知其僭猥惶恐然既冒居經幄職主論思竊不勝其惓惓輒敢罄竭所懷伏願 聖明垂察而留念焉

八月兼漢學教授

九月遞復拜副校理

十二月移司諫院獻納

明聖王后昇遐與同僚劄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

劄畧曰國朝五禮儀百官服制最爲苟簡不合古禮中間雖稍經釐正然袍帽之制猶襲前陋而衰經之禮終未復古盖自己亥以來凡有大喪儒臣章甫輒以是爲言而卒莫能見施因仍訛舛以迄于今識者之慨恨久矣乃者天降大割 聖母禮陟 上下大小莫不攀號哀慕其所竭情盡愼者惟在於送終之際顧此服制之苟簡將未免仍舊臣等竊不能無恨大抵此事本非難行而自前每

以變更舊制爲嫌不則以倉卒未遑爲諉此皆有不然者自昔國家典禮其始率多踈略未備必待後王繼作漸次修改以歸于正且如國制卒哭後烏帽黑帶行之二百餘年而 宣祖大王因一儒臣建請决然釐改遂以白衣冠終三年其爲變更也大矣然當時不以爲嫌後世益仰其孝此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且此服制苟曰無害於禮而不必改則已如其非禮則斷而改之只在一指揮間耳雖在倉卒亦何所難行而顧可以未遑爲諉乎平素之日旣嫌於預講而倉卒之際輒諉以未遑

則累百年訛舛之禮終無改正之日矣此豈事理也哉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稟 旨舉行俾邦禮得以歸正而後世永有所遵行不勝幸甚

甲子 先生三十四歲

正月引避處置請出又避遞

所引嫌與持平時避辭同

拜校理

應 旨與同僚進劄

劄略曰臣等竊謂天下國家之治未有不以奮厲

而與篤實而成嚴重而立者盖刻意發憤趍事赴
功謂之奮厲敦本尚質著誠去僞謂之篤實蕩滌
煩碎總持體要謂之嚴重奮厲則有爲篤實則有
功嚴重則能久三者具而後治道乃成今　君臣
上下相與爲姑息未嘗奮發淬礪奔走馳騖以拯
頹綱積弊爲心而雍容暇豫如在平世了無一
政一事眞能透徹做得眞能大段更革而徒見彌
文日盛儀物備具若可以責飾治教彌綸世道而
其流或至於長浮靡而傷簡朴矣論議日滋聲氣
頡頏若將以激濁揚淸分別是非而其弊祇足以

助浮議而妨實事矣以至於用人則專取聲望辭
采行事則動引體例規式甚者乃或不深知其人
才能賢否而姑使之以冀其或效不的見其事便
否利害而試爲之以幸其或成或細故也而爭論
不已或小過也而剋核太苛利有至微而惜之已
甚事有至小而察之已詳大抵非苟且踈率則煩
苛瑣屑徒使民玩其法下苦其上而體統遂不尊
綱紀遂不振此其爲不能奮厲篤實嚴重之大端
而使今日國家墊溺傾頹莫可振救者皆此之爲
也夫以 殿下之聖高世主之心亦豈不欲奮發

志氣力行實事使國體尊嚴而治道大張哉特以理義之充積未甚厚浩氣之培養未甚盛故私吝之萌宴安之習輒易以乘之而卒未脫拘攣之私破因襲之陋也是以嘗欲節儉省約以紓民困而內帑之私財猶未罷宮家之設也猶未去主第之間架猶未大減其所自奉雖極貶損而亦猶未若夏禹之惡衣菲食衛文之大布大帛也亦嘗飭厲羣工加意懲勸而糾讁責罰常施於庶僚而大官失誤鮮有被嚴旨者尉寵褒擢多在於高位而疏賤賢能不聞有獎拔者則警責激勸之道實有所

未弘矣亦嘗數接臣僚咨訪庶務而至於越次召問非時獨對以觀其才能引入卧內開懷款語以通其情志未見有如古帝王之爲者則是不能推誠待下使人人得以自盡矣至於經筵講讀所以進學而成德則尤不可應文備數爲也而亦未嘗反覆極論紬繹疑義以究其歸趣而只一次誦讀略論文義而罷則此何足以開發 聖智將就
聖學而克造乎光明緝熙之域哉推此以往凡事盡然大率皆因循舊規修飾邊幅周旋於法文之內而至其度越常情聳動羣聽之舉則絕無有焉

此所以羣下承風相率而爲姑息之行偃安之圖
而靡然至於今日者也伏願　殿下自今日以往
慨然發憤刻意厲志視時如大敵犯境干戈搶攘
自處如播越草莽危辱泥露凡乘輿服用供御之
具皆以是爲率無或爲宴息安逸之計而日進大
小臣僚于前飭厲感動交警不懈一意以剗革弊
政拯濟民生爲事凡文具外飾無益實事者俗例
近規有姑遠圖者與夫冗官冗費一切浮淫之蠹
煩碎苛細不急之政悉皆蕩滌掃去務從簡儉質
實以革媮靡之俗守之以堅確持之以久遠不爲

浮說所遷動小利所搖奪則習俗可變綱紀可張而東事之弊因可得以漸去矣雖然此事言之非難行之實難苟　殿下本原之地所以充積理義培養浩氣者未有以大勝於前則其亦卒於怠惰不振而無以濟事矣更願　殿下於古聖賢所謂精一克復存養省察者深留意焉先從吾方寸念慮之間辨別其天理人欲之幾善端必擴而纖惡必除常使此心卓然清明不爲物欲所侵亂而陽剛之氣浩然而不可禦則於凡天下國家之事所當然而可爲者決之必勇行之必誠守之必確而

向所謂奮厲篤實嚴重之道於是乎無不盡矣臣等抑又念天道十年一變而歲行六十其數窮夫變則通窮則復此乃數之必然理之自然而人事之當然也今我　殿下即阼已十年而今年六歲又當甲子此正天道一變之會六十數窮之運而亂極思治傾否回泰之時也理數之推盪氣機之回斡天時人事誠信往復其機俱在今日然則今日者尤　殿下不可失之幾會而於此蹉過則天命人心其將大去而不復反矣豈不益可懼哉惟殿下惕然深念乎玆無失此幾以貽他日之悔焉

臣等且伏見　殿下深以朝著潰裂論議乖激爲憂　教書下者切戒羣下使之痛革前習務蘇寅協嗚呼羣臣不肖不能同心一意以承國事乃爲我　殿下憂雖死不足以贖其罪矣然臣等亦願殿下毋徒以惡明黨爲心毋徒以戒勵禁切爲事而圖之以大公臨之以至明凡於論議之從違人物之進退一以其是非在道而無或有偏黨反側之私則羣臣雖不肖亦豈不灑心易慮同歸蕩平以承　聖上之休旨哉此又　殿下之所當加意者也伏惟　併垂財察焉

與同德劄請　召還奉朝賀宋時烈

府事先生造朝撰進　大行王妃誌文郎留劄出城發向前路故請召還劄略曰時烈平生難進易退而今又以依致之故不欲遲留京邸參與朝政然臣等竊聞古人有言曰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夫以今日時勢之憂危大變之荐疊而禍變之作未知所自設令時烈不發一言不建一策而使其巍然在朝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矣況其進乎是而有大事則咨詢有大疑則就決諸大夫國人莫不有所矜式一以爲蓍龜一以爲繩準固無所不

可則其爲益顧豈淺淺哉此臣等所以深惜其去
必欲爲 殿下留者也抑臣等尚恐 殿下以其
行漸遠而遂忽於凝竚其志難回而遂疏於繼召
輒復爲 殿下惓惓言之仍又竊記昔年庚申冬
時烈造朝未幾旋出西郊久而不還我 聖母特
降諭召辭旨懇惻時烈感激承 命卽日還朝矣
今我 聖母梓宮在殯因山尚遠苟使時烈追念
當日之 遺旨則必將有遲徊眷顧不忍爽去者
矣 殿下誠更以此意懇惻申諭則時烈雖已在
途亦豈不惕然動心翻然改轍以承 殿下之至

意以答 聖母之舊眷乎

兼南學教授

二月移獻納辭遞

拜校理

與同僚劄請誅妖巫

劄略曰卽伏見該曹判付公事則乃有妖巫藏冤

定配之 命臣等竊不勝駭惑之至妖巫之冒入

禁中設行神事實狀旣已彰露而 聖明亦所洞

燭則其他所犯雖未鉤得而卽此已著之罪決非

王法之所可貸者今以其抵賴不服之故而遽停

刑訊特從寬典則此不但有乖於古聖王絕神姦
杜誑惑之意亦恐非國家按獄之體也抑臣等尤
有所痛惋於此者惟我 聖母塞淵之德睿哲之
識高出前古本非神怪之所能惑妖說之所可罔
而適當寢疾深宮不省外事乃於宮庭之內有此
不經之事致令中外疑惑傳說漫漫向非 殿下
明白開示則我 聖母至德懿行幾不免有所玷
累矣此羣下之所以痛心切齒於妖巫而必欲致
辟者也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嚴刑得情以正王
法以快輿情

四月上疏陳所懷

疏略曰臣伏念我 聖母至德塞淵母儀克彰陰功慈化洋溢國中而即其宮庭之內軌度益飭檢束嬪御杜絕私徑使內寵無所啓而女謁不敢行者雖非外庭臣僚所敢盡知而符驗之著蓋亦昭昭 殿下所以憑恃奉承克正內治而不至於勤 聖慮者實由於此矣及至今日宮中之事皆當爲 殿下之憂臣愚妄慮或恐 聖明視聽有未周防檢有未嚴而阿保僕妾之屬漸弛其畏忌馴至於緣恩售私浸淫蠹蝕以爲 聖化之累欲望 殿

下加意照管嚴其防閑杜其微漸使我 聖母餘
教遺範終始不墜惟 殿下深留睿察且伏見
殿下自去冬違豫停廢講筵今已半年有餘雖
聖學高明至誠無息而理義浸灌亦不容久曠況
今方在梱宅日過朝 慈懿殿外終日獨處只有
宦侍在側竊想 聖情廓然益難自遣若於此時
召致一二儒臣於前略去禮貌從容開懷與之講
論經訓商確政務則不惟開廣聰明兼亦疏暢壹
鬱緝熙之功節宣之方其必兩有所益矣惟 殿
下留意行之以盡典學友臣之義不勝幸甚 上

優批嘉納

五月奉 命往懷德

時方謀刋斷本心經釋疑而本館嘗請就議于奉

朝賀宋時烈更加梳洗而爲之矣至是 上開講

有日又因儒臣申白先生遂承 命下往會奉朝

賀疾劇以爲待病間修潤以上故先生留數日而

還

六月移吏曹佐郎

八月奉 命廉問嶺南

十月復 命

移校理

移獻納

移吏曹佐郎

十二月兼漢學教授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心經釋疑義

己酉 先生六十五歲

正月差知製教

二月移副校理

移獻納引嫌遞

三月拜咸鏡北道兵馬評事
五月赴任歷遊穩嶺鶴浦六月到鏡城
北幕素稱紛華之地而先生宴處超然日以讀書
玩理爲事嘗寄書於叔季曰軍中讀易太似不着題
而棘門閒然無異山齋觀象玩爻也不妨深細云
七月發鏡城巡列鎭八月還鏡城
與三淵書曰歷遍列鎭直窮西水羅而歸此是華
夷地盡頭也東臨大海北眺沙漠天下之觀無以
加此不知博望龍門之遊果何如耳
九月拜校理兼中學教授

移獻納

十月還朝

移吏曹佐郎

丙寅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兼校書館校理

陞吏曹正郎

二月移修撰

三月移吏曹正郎

閏四月移副校理

移獻納

差 大王大妃尊崇都監都廳郎廳

移副校理

承 命校正朱子大全劄疑

尤齋先生曾在謫中註釋朱子全書名曰劄疑退

憂公陳達 筵中請特遣史官取其書 睿覽仍

令刊布 上卽命取進令本館校正如有可疑處

問議于奉朝賀先生遂專任其事錄爲問目反覆

講質宋先生從其說而修改者十居八九云

晝講入侍陳所懷

啓曰臣有所懷今因入侍敢此仰達昔在壬辰倭

難晉州一城受禍最酷死義最多而其中金千鎰黃進崔慶會數人尤其傑然者也邑人特爲三人建祠而　朝家亦賜額寵褒矣臣於奉使嶺南時行過晉州則頹廢零落洒掃無人而春秋享祀亦不舉行只有近處僧人慕其義烈每歲城陷之日乞米於村邑作佛事以供而此外則終歲無香火云聞來誠爲惻然　朝家另加申飭使祀事不至於如前廢闕似宜矣　上命依施又啓曰近來宮禁之不嚴其弊久矣臣聞今番豐呈之時內人族屬賓緣濫入者其數甚多以致內言之傳播閭里

不勝其喧藉其爲寒心孰大於此乎內言不出外
外言不入內者乃古人之深戒夫以一守令之微
衙門不嚴外人或有出入者則猶爲政治之疵累
況於堂堂國家乎內間之事 聖上或未盡知而
自今以後各別嚴飭俾無如前濫雜之弊爲宜矣
上嘉納
移獻納
五月移吏曹正郎
用都廳勞陞通政因臺啓還收
諫院以未經准職請還收 許之命除准職

六月拜掌樂院正
移司憲府執義
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
七月與同僚啓請還收校理李徵明罷職不叙承旨
申景禋金斗明拿推之 命又入侍陳達
校理李徵明應 旨上疏語及戚里仍請勉戒
坤聖 上大怒令招問言根政院覆逆則降 嚴
旨還給并 命拿問玉堂請對 不許只令書入
所懷仍 命李徵明罷職不叙時先生已申退翌
朝詣闕與同僚啓曰徵明疏語固多狂戇妄率其

論戚里事亦有辭不分明指不別白處然察其語
脉祇是設辭而原其本意不過出於過計之憂先
事之戒耳夫豈有他意而 聖明不賜舒究遽令
詔問此實有妨於言路而有傷於 聖德在喉舌
之地者闡陳匡救冀以納吾 君於無過者固亦
憂愛之發事理當然耳不知 殿下何惑於是而
直加以縱恣無君之罪下自禁直而幽之囹圄耶
此殆 殿下本原方寸之地克治猶有未至涵養
猶有未厚而遇事暴發不能自勝亦不能自覺也
此豈臣等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 殿下於近

已因旱憂畏焦然不寧求言之 敎惻怛丁寧四
方皆聞之矣而 敎下旬日側聽寥寥中外大小
之臣無一人以言進者殆亦見 殿下素未能闢
不諱之門廣進言之路而一時遇災應文求言故
下亦無敢盡其誠此在 殿下正宜反躬自省益
恢虛受之量而經幄之臣纔一啓口輒以雷霆之
威震之并與覆逆之承旨而加重究焉如此而欲
以來四方之言來臣隣之助不亦遠乎伏願 殿
下渙然深念亟霽威怒收還前命 上不納又命
奪徽明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是日玉堂請對先生

因與同僚入侍言曰臣等旣承 嚴音非不知恭
欽譴罰而君臣猶父子豈可以一時 嚴批有所
怵迫而終無一言以盡匡救之道耶徽明之勉戒
等語出於先事之慮非謂卽今眞有此事也古人
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勉戒之勉字卽此意也自
上固宜深思而體念之矣况當此悶旱之日旣下
求言之 敎徽明職在經幄自托無隱之義其言
雖不槪於 聖心固當寬容而優納之以開來諫
之路耳以唐虞盛世言之設誹謗之木者盖欲廣
言路而達下情也故雖有誹謗之言而未嘗以此

獲罪矣今此諸臣之請對者蓋欲納 君於無過
之地而 天怒震疊前後下敎俱非臣子所忍聞
者此是 殿下本源工夫有所未盡而然也臣待
罪經幄嘗以省察本源之意有所陳達矣臣等身
今之憂實不在於罪徵明也竊恐有乖於大聖人
包容之德凡聽言之際雖有激惱之事捨置疑怒
於一邊從容恕察則自無過中之擧矣又曰政院
之覆逆乃其職耳而因其覆逆遽下罔圖又因臣
等之文字陳啓徵明之罪轉加一層此實臣等無
狀未嘗見信於 君父之致而至於削黜傳旨則

雖重被罪譴有難捧入矣 上曰政院之前後再復逆何限而還出給之後再又爲陳下者豈不肆然乎曰爲人臣者愛君憂國之道當觀事之是非而言口力爭豈可以煩瀆爲嫌而苟爲奉承耶今此
聖教甚非責下之道也

以病遞

先生素有咳血症一日入侍講筵猝然血出遂退出院中 上特下問且賜珍劑翌日因辭疏 許遞

拜成均館大司成

應 旨上疏

略曰 殿下雖晝勤御經筵不廢講學而絕不肯反覆問難究極理趣臣始謂 殿下天縱聖智默契道妙是以俯視羣下以爲不足俯問不然則聖心護短或恐問難之際羣下有以窺見淺深而遂靳於 下問矣及後屢登講席熟察病根則殆由 聖質明銳而流滑不足其讀聖賢經傳略綽講解便謂已了却不知其中有無限合理會無限合玩味處是以於其所當疑初不曾致疑旣不曾致疑則雖欲問入而亦未見其有可問也此病不

除實妨入道蓋不惟讀書一事爲然推此以往於
凡日用應接機務之得失臣僚之賢否言論計議
之同異是非所當一一講究者率不能深思明辨
以致窮格之功而求至理之所在焉此雖 聖質
明鏡之過而亦由立志不篤求道不誠苟流徇於
淺易膚末修飾外文而不深致其力故方寸之間
念慮之發所謂人慾而當去所謂天理而當存者
察之有不精決之有不勇而因仍苟且之際偏私
係吝之端遂不勝其多焉則又從而掩匿覆蓋欲
使人不見是以 殿下之心不能表裏洞達隱顯

融徹如青天白日而其所自欺而欺人者亦時有之誠以一事言之日昨憲府之啓以禁中營繕爲言 殿下謂其傳聞爽實而猶且優容嘉納不以爲忤臣始讀 批辭竊喜 聖明虛心納諫之美而且意憲臣所聞果不能無誤也旣又聞近日禁中實有營繕之事工師之求大木者頗亦出入於閭巷間而臺啓所謂召匠輸材必趁早暮果非虛語云以此觀之則 殿下前日之批特遜辭以自諱耳初未有虛受聽用之實也臣不意 殿下之不誠不信至於如此也夫人主一念之微或有不

誠而人得以見之固若十手十目所指視而不可
掩矣況此之爲不誠不特一念之微而已 殿下
曾以是謂可以欺羣下乎羣下可欺而謂可以欺
上天乎向者李徵明之疏重觸 天怒其時 聖
敎專以戚里一款爲罪而其下一事則直謂之於
傳聞之謬此事有無尤非外人所敢知而閭巷之
間傳說漫漫皆以爲宮中實有其人而 殿下諱
之且謂 殿下之怒徵明實在於此事而旣在所
諱故不得以爲罪且以他事罪之臣意以爲後宮
近幸設或有人苟能貫魚順序螽斯有慶而無盛

邑蠱心之患偏昵啓寵之譏則是亦何累於 聖
德而必諱其事乎言者之說似太近於德逆而
聖教所謂傳聞之謬者定非虛語也以今觀之則
人言殆不爲無見而臣之以 聖教爲可信者多
見其愚也聞見所及已多如此況於宮庭幽奧之
中臣僚耳目之表其所可言者又何可勝數蓋嘗
究而言之則 殿下徒知驕侈淫荒顯然醜邪爲
人欲而不知隱微之私纖毫之累皆足爲天理之
賊徒知克伐怨欲遏而不行爲至善而不知根柢
潛藏萌蘖闇發便足爲無窮之害是以雖勤於修

飭而持養之實未至雖力於懲改而克治之功實
跡此所以天理人欲交戰於方寸之中彼勝此負
代爲賓主而及其久也人欲遂勝天理遂負人欲
遂爲主天理遂爲賓而清明剛健之氣遂見詘於
黝闇膠固之中是故有爲之志日沮勤勵之意日
懈而怠惰逸豫之漸日見於事爲若此不已則向
所謂驕侈淫荒之事克伐怨欲之私亦安知其不
遂肆行而卒與叔季衰亂之主同歸而胥溺也臣
不勝憂悶焉　批曰李徵明之罪斥實由戚畹專
而疏中云云 億逆太甚殊未曉也

十一月辭遞

拜兵曹參議參知旋遞

拜禮曹參議

丁亥 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移司諫院大司諫

先生自登朝以後爲憲職者三爲諫官者七間一再行公而餘皆引嫌辭遞至是又陳疏力辭以爲國家之置臺閣固使與廟堂相抗廟堂有過失惟臺閣得以指陳論劾則又安可使爲廟堂者之子弟處於與廟堂相抗之地而責之以論議可否無

所嫌忌乎昔范祖禹拜右正言以其婦翁呂公著
當國引嫌辭避祖禹之於公著特女婿耳猶且引
以爲嫌不居諫職此可見古人處義之不苟而卽
論臣所處則又不特古人之比獨恨愚淺之見守
之不固而又未蒙朝廷垂察處之得所終使國體
私義交有所傷臣於今日決不容復入臺席請
命銓曹勿復擬臣於臺職

二月移入司成

五月與太學諸生飮讌于泮水堂

先生首爲詩唱之在座者皆和之盡懽而罷

七月爲文諭太學諸生[二]

文略曰僕以無似猥忝是職辭避不獲抗顔師席自惟蔑裂輕淺不足以矜式多士區區之志但欲日處學宮蚤夜與諸生相見有話相告有疑相討見善必奬聞過必戒庶使情志孚洽敎學相長以少稱國家任使之意而顧爲疾病憂患所錮不得數以身來處其或旬日一至則諸生又視爲過客無意親就終日倚席絕無一人聽講竊惟諸生所讀固皆聖賢遺書雖拘於記誦帖括不暇悉意探玩以究極理義之精蘊卽其文義訓說之間豈無

一二可疑者而亦不肯講問況進於此者雖欲相告語其誰肯聽之自今以後願改前轍苟償來過之日諸生無論上下齋人各持所讀書自來求見隨疑相講不憚反復無徒以師生虛禮爲拘而一主於誠心求益則庶不至於莫往莫來而或不無一分相長之益矣盖先生自拜國子一以作成人材爲己任常留處學宮日引諸生討論經義反復諄切誠意藹然學者頗有興起之漸○有一齋生與館僚相較撻其傔人館僚大怒請施停擧之罰先生以爲儒生固過矣不可輕施罰責未若開悟

其心使之自改遂爲文諭之略曰學校禮義所出
居其間者當以和敬遜讓爲務矜傲粗暴爲戒館
僚之於諸生雖未有師生之義固亦在尊敬之列
設或有一時所失似不當以非禮相加況彼此得
失未知誰在而必欲取快於一勝不暇顧念於大
體以傷敬讓之風以犯傲暴之戒此在事理實害
未安各宜一意自勉以圖遷改推此以往一言一
動益加戒慎務歸於敬讓而胥遠於傲暴則其在
庠序道義之教師友切磋之義庶幾不悖

八月辭遞

十月差承文院副提調

十一月出爲清風府使

先生自上應　旨疏旣承未安之　批又時享漸變議政公被　嚴旨遯荒金公萬重嘗入言大臣罪名不明而遽示厭薄之色外入或以金某前日之疏爲祟因其子而移怒於父固無是理而外間傳說如此此亦　殿下所宜知　上怒益甚凡有擬除屢靳　恩點先生不安於朝遂求外邑而去清風地僻事簡又多山水之勝臨民之暇日簾閣讀書或命舟沿洄憂親戀　闕形諸歌詠有離騷

眷顧之意

戊辰先生三十八歲

正月遊月嶽山

二月上京

三月遊丹陽諸勝

　弟三淵俱酬唱甚多

拜尤齋先生于華陽洞

　與遂菴權公尚夏同行講討朱子大全劄疑暇日

　陪先生遊葩谷屏川內外仙遊洞有華陽諸勝記

五月子清祥生

己巳 先生三十九歲

二月議政公謫珎島退憂公謫長鬐著棄官歸

時羣小大得志 宮闈將有罔極之禍九齋先生

首被黨禍遂議政公兄弟亦一時遠謫

三月往珎島

四月九日議政公受後 命于謫所

先生當禍變蒼黃之際處事從容各得其當奉柩

行喪一遵遺令務從損約而至於哭踊祭奠之節

則曰有家禮在烏可苟也

上九齋先生書乞議政公墓文

時先生在道聞宋先生自耽羅就拿亟撥哀爲書
書中略述議政公出處行治之大者托外弟李林
川湛邀乞墓文終得有所發揮使久遠不朽之圖
無憾焉
五月行葬禮于楊州栗北里雪谷奉几筵寓金化邑
村
子淸祥夭
九月入鷹巖居廬
先生於晨夕號隕之餘研究舊學用力尤篤日誦
論語詳訂朱子大全劄疑益闡精微之蘊

十二月聞拙修齋趙公聖期卒

日記曰此公學識深博其思索窮格極有心力講說辨論穿穴古今人莫能及風流弘長愛好人倫尤今世所罕有從遊五六年頗有開發之益但少收斂涵養之功從初入頭在史學故規模意思終未正當向時頗以是規切而亦不能極意盡言遂成幽明之隔益可恨也

庚午 先生四十歲

十一月迎退憂公喪柩于忠州

退憂公卒于謫中

辛未 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哭同樞趙公瓅加麻三月

趙公爲童蒙教官時先生與伯氏及弟三淵嘗受業累年故至是爲行加麻之禮焉

壬申 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農巖書室成

農巖在鷹巖舊居之東俗稱籠巖先生改今名寓其沒身田畝之志因以自號焉作書室三間鑿兩方塘于堂前扁其室曰觀白軒曰壺月摠而名之曰農巖樹屋

癸酉 先生四十三歲

十一月讀書白雲山寺

編五子粹言

五子荀卿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也先生以孟子以後聖學不傳而能知誦說斯道者有此五子故擇其格言至論合於道者作爲一編名曰五子粹言

農巖集卷之三十五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目録

附錄

年譜下

甲寅 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棲奉印寺

寺在楊州時大夫人自永平出居楊山墓舍先生常往來省覲自後數年多讀書此寺云

四月除戶曹參議上疏陳情辭職

時羣凶屛黜 坤聖復位 上特命復議政公官爵有此 除命先生疏辭略曰臣天地間一罪人

也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固已久矣而在今日益知
其無以自贖焉昔緹縈一女子耳猶以咫尺之書
感悟主意脫父於刑禍田横之客非有骨肉之恩
徒以義氣相感不惜一死以相殉於地下若臣當
先臣禍變之日進旣不能碎首北闕以丐其生退
又不能引伏歐刀與之同死是則身爲男子而曾
不及一弱女親爲父子而反不若從遊之客也且
昔齊女號天震風擊殿燕臣痛哭嚴霜隕夏夫精
誠之所感足以上干蒼天發見精祲而今臣寃忱
窮山隱忍偸生曾不能奮發至誠感動陰陽以革

宸聰之一悟淹延歲月以至于今日向非 殿下
至仁至明則臣雖老死塡溝壑終無以白先臣覆
盆之寃而洗其丹書之籍矣終古以來爲人子而
不孝者豈復有如臣之甚者哉抑臣尤有所隱痛
於中者先臣立朝四十年事 君行己之方憂國
奉公之節具有本末不待陳述而惟其小心謹愼
不以權位自居謙恭畏約終始如一莫於鬼神之
忌人道之禍空無自以致之特以臣之兄弟無一
行能黌緣幸會相繼登朝歷敭淸顯驟躋下大夫
之列榮寵赫然爲世所指目臣等罔念負乘之戒

止足之訓冥行冒進乘至盛而不返終使滿盈之菑獨及於先臣而臣則倖免其爲不孝又莫大於此矣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慚痛寃酷汗淚俱下竊自誓長爲農夫以沒其世而不復列於士大夫之林久矣今若幸一時之會忘疇昔之志輒復彯纓結綬以馳騁於當世則是將重得罪於仁孝君子而無以見先臣於地下矣臣雖甚頑豈忍爲此哉

批曰宵人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曩時之慘毒也先卿平日體國之純誠可質神明而未暴心事飲恨泉塗靜言思之寔予之過噬臍曷及噫天道

禍善厥理不爽至寃昭雪羣姦迸竄則於一斛有何一毫不安於朝端者哉勿辭從速上來察職時親舊多勸以勉承　朝命家人亦有言者先生謂曰我頭不看帽自斷久矣終不撓焉

五月再疏辭　不許

與南相九萬書

時改紀之初南以首相當國而陰懷私邪討罪不嚴先生不勝憤歎貽書極言其略曰愚竊謂爲今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閣一邊目中惟見得一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

私繇錯於其間然後國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
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霹靂之
餘摧剝銷鑠魄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
又重以日後反復之慮故論議之間專務媕婀以
保養奸宄爲能事以愛惜身家爲長策而臺閣之
上揄靡尤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欲委之於
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其或迫於公議而論逐一
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言議殆
不成罪名其俯仰前却畏㥘縮恧之態令人羞愧
令人憤懣亦令人哀痛嗚呼人心之不正士氣之

不競至於此極脆國家不幸有變故則其有能捐軀徇國伏節而死義者乎此其憂不但在於討罪之不嚴而已且以討罪之義言之彼羣兇輩自作之孽固已昭布於一世人之耳目雖婦孺走卒莫不戟手相指肆口憤罵以爲必不可赦蓋人情之所同憤卽天討之所必加也今也不明此義而一切寬恕容護務從輕典外自託於失不經之義而陰以濟其慮後患之私以此街巷草野之間人心憤鬱公議沸騰不可沮遏而奸兇之徒方且拊手稱慶陰長其氣勢而無復有畏憚之心他日之患

庸有極哉愚願閤下一心直道毅然主持惟以司馬公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是事者爲心而朱夫子所識范忠宣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至戒則必能有以振起士大夫之氣一洗其陷溺之汙而天討得以肆行奸宄咸伏其辜而世道國事庶乎其有賴矣

挈眷出寓楊州金村

爲便省覲大夫人也

差承文院副提調

移弘文館副提學再疏辭 不許

六月三疏引先戒固辭

疏略曰臣亡父於臨命之日手書遺戒一紙以授臣兄弟其言有曰余素無才德徒以忝藉先蔭厚蒙 國恩竊位踰分自速釁孽今日之事無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悔曷反凡我子孫宜以我爲戒常存謙退之志居家則力行恭儉仕宦則避遠顯要以爲褆身保家之地至佳臣之兄弟泣受而藏之不敢忘失焉盖臣父之意以爲滿盈者天道之所損勢位者人情之所忌況任重則難稱而釁咎生焉望隆則難塞而謗毀歸焉此終

古之所患而已旣不幸而見及矣不欲使後之人復蹈危機故其丁寧告戒特在於此其言至切而其意甚悲此在後之人所宜刻心鏤骨永遠遵守况於臣身哉今夫三司之職孰非顯要而經幄之長尤爲極選使臣徒知寵祿之可懷 威命之可畏而昧然冒進踼踼於榮次則是以先人將死之言而同之於弁髦也臣豈忍此哉 批曰所陳一事雖是先卿之遺戒朝家業已洞燭昭雪無餘則出而供仕有何一毫未安之理哉爾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移大司諫疏辭　不許

入農巖作亭于淸泠瀨上

　上樑文有曰拔血窮天廢王裒蓼莪之誦竄身窮谷掩庾信蓬藋之扉屬當邦運之再熙益覺身世之多感土室樹屋本無望於幸全金門玉堂尙何心以復入右軍誓墓終當不渝小草出山竊所深恥先生心事此數句盡之云

八月除同副承旨

九月陞右副承旨疏辭　不許

　先是左相玄石朴公世采筵奏以爲金某文學雅

贈自遭憂禍留心經傳學問超詣士望極重此人
在朝廷則必有助至是南相九萬又謂才望罕有
其倫請特加勉致故有是　命疏入　優批不許
陞左副承旨屢辭　不許
十月三疏　許遞
疏略曰臣聞君子立朝必行其志忠臣事君當致
其命如其未也則如勿仕若乃俯仰瞻顧屈曲趍
避只以苟祿而便身則其爲明主之棄而治世之
羞也無甚焉臣本世祿之族也於此一義竊有所
受曾祖文正公臣尚憲以王直剛方歷事　累朝

爲士林領袖而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嘗 仁廟
初年朝議專務包荒納汙而獨臣曾祖力主彰善
癉惡之論終始不變以此積忤羣小卒爲柳碩李
烓輩所誣陷至於陰構外國幾死幸免逮先臣壽
恒遵守遺矩不敢失墜至庚申改紀首當鼎軸則
時議頗以異日反覆爲憂而先臣獨以司馬光天
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范純仁陰爲後日自全
之計者爲戒一心徇國無少回撓卒以是陷於極
禍而亦無悔焉臣誠柔懦不足以自立惟其家庭
之所聞見者如此故常謂人臣立朝事君惟有此

道理利害禍福非所顧問矣乃今竊覯於朝廷論議士夫趣尚則似與此大異臣於是時欲以家庭所學行於其間則必將枘鑿矛盾而不相合矣至於背先人之繩墨徇一時之塗轍偷合而取容臣又不忍爲也古人有言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不佞其於量己量時亦已審矣自知此身一入朝端其勢必動見違忤積致嫌忌而於國家則無絲髮利益臣日夜念此至熟誠不能以其不肖之身而爲公私無補進退無局之人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此在臣特爲難進之一端而前月之所不敢

言今輒爲　殿下卒言之蓋先生不仕雖以禍故
自廢而其量時難進之義亦可見矣

己亥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除吏曹參議辭遞

三月入農巖

先生自是必於春秋勝日率子弟門生入山徜徉
而歸歲以爲常云

四月除副提學再疏辭　不許狀辭得遞

五月往驪州

爲觀第二女李氏婦病也

七月擢除開城府畱守三疏辭　不許

八月因備局稟啓遞

除刑曹參判

九月入農巖

上疏辭職　不許

十月疏狀辭旨　不許

十一月移司憲府大司憲疏辭　不許

畱石室書院

時先生寓居漢陰常往來院中皆楊州地也至是

畱正講學遠近士子來會者甚衆

十二月再疏辭遆

丙子 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哭滄溪林公 泳

先生自少已相好至於禍故以來尤以道義相責勉契許益深至是先生深痛惜之後有輓詞祭文又序其遺集焉

三月除禮曹參判

入農巖上疏辭職

往省夢窩公于鐵原府衙

四月還渼陰

五月兼弘文館提學
六月除副提學再疏辭遞
七月往省靜觀齋夫人于仁川府
　時夫人在其子喜朝衙舍故往省而歸
哭黃生柱河
　黃生天資甚美好古力學不幸遽死先生哭之慟
　作哀辭極致悼惜之意
八月入農巖轉向原州觀黃生葬遊清平寒溪而歸
　有東征記
九月除吏曹參判三疏辭遞

十一月往水原萬義村觀尤齋先生改葬
爲文以祭其末有日劄疑之編所以垂百世之嘉
惠先君子旣嘗往復商訂而小子愚蒙亦得與聞
其終始其或文義事證之考質輒欣然領納而不
吝於前說之棄旣又疑之以置水不滿許之以操
戈入室而卒又勉之以畢力梳洗也及夫禍機之
旣迫而猶眷眷寄意不置驪羅之日旣書囑於黃
江菴山之夜又面命於孝弟謂吾死而疇係尚在
室相與提挈以終成此事也孰謂變故之不可料
而令孫又奄然傾逝也雖閒月草藁如山其將誰

適與議欲徧質於諸友乎則意無所於折衷欲專
輒而更改乎則懼或違於尊旨欲遂仍舊而勿動
乎則又恐其未就於完粹而負當日鄭重之寄也
小子於是未嘗不抱遺編而長歎悲九原之不可
逮也噫乎已矣天之不相斯文其將賫恨於無旣
也○宋先生在世時劄疑修改之役未及三之一
先生旣受其遺囑益潛心講究與遂菴權公往復
評訂雖在禍變顚沛疾病危苦之中而未嘗須臾
忘廢蓋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而其所發揮殆
無餘蘊至戊子猶未卒業此又無窮之恨也

丁丑 先生七十四歲

二月除同知經筵事上疏辭 不許

入農巖

除副提學

三月還渼陰上疏辭職 不許

閏月與諸生尋道峯書院

三宿乃歸夜飮舞雩壇行旅酬禮分韻賦詩訪樗月堂祠宇

四月狀辭遆

六月除兵曹叅判

移副提學

八月定居于三洲

先生本擬畢命農巖而夫人時在京第故爲便省侍棲息近郊且以石室書院江山淸曠頗有齋居藏修之樂遂定居焉作外軒數楹以處焉扁曰三山閣前有沙渚三故又命其地曰三洲

再疏辭職遆

答閔彦暉似書

大學序文小註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仁義禮智有定訓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

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先生嘗非之曰兩說只說得心之知覺與智字不相干涉且智則理也而謂之妙衆理涵天理則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彥暉問而有書相難故先生答之略曰性者心所具之理心者性所寓之器仁義禮智所謂性也其體至精而不可見虛靈知覺所謂心也其用至妙而不可測非性則心無所準則非心則性不能運用此心性之辨也二者不能相離而亦不容相雜是故語

心性者卽心而指性則可認心以爲性則不可儒者之學所當精覈而明辨者莫先於此於此或差則墮於釋氏之見矣雲峯之訓智也雖曰韓朱子之說而朱子說本以釋大學致知之知愚未知此知字果與仁義禮智之智同乎否乎所謂神明所謂妙與宰者果指性之體耶抑指心之用耶如愚之見則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靈覺之妙而專一心之用是非之理固發見於靈覺之用而要不可混而一之也今也以彼之釋爲此之訓烏乎可也朱子嘗謂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自古

無人敢如此道故其訓釋五性必主乎理而尤莫詳於論語或問玉山講義或問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講義曰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其義例精確不容改易所謂卽心而指性者然也若其言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則專是形容靈覺意思其與主理而言者言意自別以是而訓夫智庸非所謂認心以爲性者乎此愚疑其於心性之辨有未明者也番易之說雖若與此少異其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則亦指此心靈明運用者耳殆亦雲峯之見也夫智是分別是非底道理

而今曰妙衆理曰涵天理則不謂之以理妙理以理涵理而何哉愚之蓄此疑蓋久而猶未敢自信及見朱夫子答潘謙之書有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知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說於心性之辨極其精微銖分粒剖更無去處殆是晩年定論其他異同之說無論語類所錄雖出於當日手筆者亦當以此折之而去其取舍矣今雲峯所以訓夫智者正此書所謂心之

知覺覺其爲是非者而非所以知是非之理云者則其爲認心爲性也不亦明乎遇於是而敢信前日之疑之非妄也彦暉堅執前説書至六七度先生逐一辨破發明至到詳見集中

十一月棲廣州水鍾寺撰議政公行狀成

戊寅 先生四十八歲

七月除大司憲再疏辭 不許

八月 上謁 健元陵出伏野中瞻望 大駕而歸

先是大司諫尹世紀筵中白曰金某之文雅學識見重於同朝實非流輩之可比況十數年來絶意

仕宦讀書窮理如此之人若致之朝端則其所裨益豈淺哉　陵幸時必當迎拜路左自　上別爲招見責勉大義則區區私分安敢膠守乎古有載之後車之事招見責勉似可回心矣　上曰所達切實予當體念校理尹趾仁進曰金某文學雅望超出流輩同朝固欲致之而至於載之後車之說非自下敢請之事比喻不可殊涉失體矣承旨趙泰采曰金某之讀書窮理不樂仕宦爲今世之所重此人乃科目中出身故自　上待之亦如凡流古之儒賢自科目中出亦多此人比之古人無愧

若招見於 陵所責之以君臣大義則彼以世祿之臣豈必邁邁哉至於載之後車唐宗之於房玄齡亦有之諫長非必以此事爲可行於今日古亦有此云云而已玉堂之以此言深攻臣未知其可矣臺臣遂請推尹趾仁諫長亦引避及 陵幸日先生不敢進近

後野中 大駕過後卽還矣 上回到晝停所令司謁問金某來在近處與否政院對以未來特平崔重泰疏斥其模糊曰 聖念之眷眷至此而諸臣之泛泛如彼臣竊觀措云

狀辭 回諭敦召

傳曰卿之學識文雅予所稔知當此多難之秋其在世祿休戚之義豈忍恝然乎須念君臣之大義勿以區區私分爲終始自守之計安意上來以副予望事回諭

九月三疏辭 不許

疏略曰臣於昨日伏奉 聖諭辭旨隆重責勉諄切有非渺末賤臣所當輒得震越愧恐不知所厝臣本愚陋百無一能學不足以通經識不足以周事文辭不足以適於時用盖循其本素特空空一

庸人耳昔年久侍經幄短拙畢露以　殿下明聖
於所不獨而乃於今日遽有此非分之　敎豈以
日昨筵中諸臣厚誣　聰聽而姑從以假借之耶
聖人一言之褒不特華衮之榮決不當輕施於無
所欲之臣以損謨訓之重也且臣於近日竊有不
安於心者日昨筵中諫長所達大言既謬而後章
一語尤爲不倫玉堂非之正不爲過而憲臣從而
請推致令儒臣狼狽氣像不佳此臣之不安者一
也拜　陵之日臣方被疾委頓且其蹤跡異於他
人雖不得祗迎於路左其在分義亦不敢偃然在

家遂擔舁自致於野外相望之地遥瞻屬車之塵
路伸微悃而歸爾後竊聞 聖上還到晝停所特
問賤臣行止此已隕越難勝而繼又聞憲臣以致
院矣對斥其模糊臣初未嘗隨衆祇迎只以白衣
竊伏田間而去大路又稍遠人誰有知之者況
大駕回鑾之時臣已歸伏私次久矣政院之對安
得不然而憲臣遽加非斥遂致諸臣引咎章疏紛
然此臣之不安者二也大抵賤臣行止有何關重
而緣此一事朝廷之上鬧端層生有識傍觀必爲
一掊掌而在臣惶愧何可勝言臣雖無此二不安固

無冒進之理而區區所懷亦不敢不盡於 黈纊

之下

四疏遞本職

十月尋道峯書院

再宿而歸

十一月陪大夫人至江華府而還

時夢窩公留守江都故先生奉板輿以往

己卯 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而還

三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

遊松都天磨山復還江華
弟圓陰及諸子姪俱
四月陪夢窩公遊普門庵
庵在海島中頗有奇勝
還三洲
五月聞兄子好謙訃往江華府哭而還
六月往廣州監燔議政公墓誌
七月除戶曹參判疏辭 不許
閏月移吏曹參判三疏辭 不許
入農巖

九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而還
十月除副提學上疏辭遞
與左相徐文重有姻嫌而外兄李公世白爲右相
皆兼帶史館故援例辭遞
十二月除吏曹參判再疏辭 不許
省大夫人于江華府
庚辰 先生五十歲
正月還三洲
四疏辭遞本職
二月參書院釋菜行鄉飲酒禮

三月入農巖

留十餘日而歸徧遊白鷺洲金水亭蒼玉屛諸勝

先生每謂此行遊賞之適前所未有

六月除大司憲再疏辭 不許

七月狀辭遆本職

哭女吳氏婦

九月往廣州葬吳氏婦

十月哭子崇謙

崇謙志氣偉然才行卓絶知者皆以遠大期之先

生亦許爲父子知己不幸十九而夭聞者無不相

告嗟丘禧崇謙又長於詩先生有唱輒和進以爲樂

自是先生遂終身不復吟詠焉

辛巳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寓石串村

在東郊弟老稼齋昌業別墅也時先生疾病沉綿

爲便醫藥結廬焉

二月除大司成辭遞

三月哭伯父谷雲先生

九月觀謗觀齋先生改葬于靈芝洞

有祭文

十一月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遞

論退栗兩先生四端七情說

畧曰四端主理言而氣在其中七情主氣言而理在其中四端之氣卽七情之氣七情之理卽四端之理但其名言之際各有所主耳以七情爲主氣栗谷非之然子思論大本達道不曰喜怒哀樂之發是天下之達道而必以發而中節者爲達道者正以人心氣機之動易於差忒須是循理而得其正然後可謂之達道也程子亦曰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伊川非不知情之本乎理而其言如此

者亦以氣爲主而言耳四端善一邊七情兼善惡
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栗谷之説非不明白而
愚見不無少異者只在兼言氣一句盖七情雖兼
理氣而其善者氣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氣之
不循理者也初不害爲主氣也退溪於此處極精
微難言故分析之際輒成二歧而至其氣發理乘
理發氣隨則爲名言之差然其意之精詳縝密則
後人亦不可不察也○又論栗谷人心道心説善
者淸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一段略曰氣之淸者
固無不善而謂善情皆出於淸氣則不可情之惡

者固發於濁氣而謂濁氣之發其情皆惡則不可
中人以下其氣多濁少清然見孺子入井未有不
怵惕惻隱者豈皆清氣之發哉至於頑愚之甚平
日所爲至無道者猝見人欲害其親則亦必勃然
而怒思所以沉之彼其方寸之內濁氣充塞豈復
有一分清明之氣特以父子之愛於天性最重故
到急切處不覺眞心發出於此可以見人性之善
天理之不容已人心之動理雖乘載於氣而氣亦
聽命於理今若以善惡之情一歸之於氣之淸濁
則無以見理之實體而性之爲善也終又難論善

惡淸濁之變而其說有本來稟賦隨時淸濁所感輕重三者之不同出入錯綜旁推曲暢於栗谷言外之旨多所發明云

二十三年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除同知敦寧府事疏辭 不許

先是夢窩高公以都摠管入直禁中自 上特下御製詩二絕曰曉夢分明遇相國催宣法醞似平昔昨閱遺篇多愴懷元來感應不曾忒純誠體國老彌深忍說層維愧至今每誦愛君心似血傷神猶有涕涔淫至是先生上疏略曰昨伏蒙 聖上

因夢寐之感追念先臣特題　宸章以賜臣兄昌集惟此異數曠古所無況其辭語鄭重旨意惻怛奬褒之隆足令朽骨光華感悔之切可使鬼神涕泣遠近傳誦莫不欽仰盛德其在臣心摧隕感激當復如何臣以禍釁餘喘幸得無死以見此事隆天厚地報答無路惟有身詣　天陛百拜稽首以少伸螻蟻之忱然後退塡溝壑於義當然顧臣疾病危綴出入人鬼已過兩年雖欲扶舁一行致身輦下亦何可得也臣受恩罔極辜負至此朝夕溘然目且不瞑撫躬流涕尚何言哉　批曰體予追

念先卿之至意勿以疾病爲辭從速上來察職

再疏辭 不許

時左承旨趙泰東筵中進曰同敎寧金某至今自廢盖有所守而不但甲戌初自 上開釋備至日昨所下 宸章又出異數追悼悔恨之意溢於言表凡在臣隣莫不感動況如某兄弟之所以感激聖恩者當復如何某以喬木世臣十年廢處前後除命一不應旨者其意有存而旣見 君父之所以悔悟若是其深切至形於文字則其在臣子分義區區初志決不當膠守矣某之文章學識當世

無比且其心事公平議論不激雖身抱重病難於
奔走職事而若致朝端出入經席則裨補　聖德
有益世道必不貲矣當此人材眇然之時何可任
其自廢使之空老於草野乎別爲　下諭責之以
不可不出之義似好故敢達　上曰所達好矣同
經筵趙泰采曰金某甲戌以來不赴　除命其意
有在而聞日昨某爲見老母上京　宸章適下其
時某母子兄弟相對感泣某雖摩頂放踵不足以
報此　聖恩也蓋其心事公平議論不激當此時
招致朝端則裨益世道豈淺鮮哉前後　勤召非

止一再而終不上來以泛然疏 批必難招致
別諭開釋則似好矣 上曰然矣再疏略曰臣之
疾病如此他不暇論而抑臣伏聞日昨筵中有舉
賤臣名上達者以謂臣向前不仕其意有在今既
自 上深示悔悟之意則在臣不宜膠守初義云
雖傳聞不詳而大旨應不甚遠臣於是竊不勝惶
駭悚惕焉臣之年來自廢只以禍釁之餘不欲復
躋榮塗耳初非有深意而前後疏章亦既備述此
情 聖明當已下諒矣今茲筵臣所謂其意有在
者未知果何所指而辭之未瑩若以臣之自廢爲

有所不足於　聖朝處分者然豈非未安之意者
乎日昨　宸章之賜雖事曠前古恩出常例而若
其追奬之深開示之切則自臣甲戌第一疏所蒙
批旨已如此矣臣固感刻至今未或敢忘又安有
一毫自阻於　天日之下而爲屛退之計者哉臣
雖無狀固不至此而至於今日又遽變其素志出
而從仕如筵臣之言則是臣九年之間一不應
除命者眞若有甚麽意思也臣其敢爲此乎此臣
所以深有未喩於筵臣之言而不能自安者若其
稱道過實厚誣　天聰則臣又不暇論也

移副提學引前嫌辭遞

七月除藝文館提學疏辭 不許

八月遊晩翠臺

有記

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遞

九月疏辭提學 不許

十月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遞

十一月疏辭提學 不許

癸未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哭女李氏婦

三月往驪州葬李氏婦

六月二十二日丁母羅夫人憂居廬于伯氏第

八月葬羅夫人遷議政公墓合窆于楊州金村之原

甲申 先生五十四歲

二月答權修撰尚游書論思辨錄辨

思辨錄卽朴世堂所著也詆毀朱子四書集註章句定說極其悖謬太學諸生上疏請痛斥 上命取其書令儒臣辨破權公主其事以辨說就質于先生先生以爲大體雖得而猶未詳盡此係斯文大事不可以身在局外而有所嫌避遂逐条論辨

焉

與外兄右相李公 濡 書論 皇壇營築事

書略曰竊聞日昨筵對以 皇壇營表不宜過六儀文不宜太縟而動役之際頗煩聽聞歸咎於監董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蓋自有此議諸言不可者或以爲事體未安或以爲禮節有礙其他枝辭曲說至不可勝聽而愚皆以爲未是獨以憲意之論爲最眞實而竊恠廟堂之上論此事者初不直以是明白判決而每兼擧事體禮節以爲言宛轉依違有同騎牆卒之黽勉於可不可之間而築

壇之議定焉此愚之所不快也然其不快也非以
壇之不若廟也亦非直爲此一事也只恨諸賢在
朝處置此等大事而論議擧措若是其媕婀苟且
國將何賴焉壇雖異於廟乎事體則亦旣重矣
命下之日都民皆知不旬日而徧於八路借使占
地不過尋丈役夫不出一聲而以彼耳目之長其
終有不知者乎欲其不知則倂築壇已之可也無
已而欲深諱其事無煩聽聞此與掩耳偷鈴何異
哉且斯擧也本出　聖上至誠大義其一念之感
可以上通神明一言之敎可以下垂萬世豈不盛

哉而執事者畏忌太甚周防太過事役甫始而又
從以計較隆殺之節咎責監董之臣必欲減削營
表裁損儀文苟焉以塞責爲事得無未安之甚者
乎駟不及舌言之似亦無益而猶不能已於言者
欲執事曠然遠覽深得夫事理之正利害之實而
勿過爲忌諱凡係此事一皆以義理裁處而無草
主於損約則尚可以少慰中外之心而得免於後
世之譏矣

乙巳 先生五十五歲

八月服除還三洲

九月除漢城府左尹再疏辭 不許
批有必致乃已之志牢定之 教
三疏辭 命還給
十一月上疏待罪
時 上候違豫既久一日 下教政院舉行禪代
節目羣下驚惶罔措百僚伏閤力爭先生以爲身
雖在外義不可無一言方治疏繕寫之際聞廷請
蒙 允即上疏引罪曰愚陋無狀受恩深厚與天
無極而當國家有大事之日下逮吏胥軍民亦莫
不齊聲號籲各申其忱悃而臣獨息偃在家終無

以自效臣子之義掃地盡矣伏乞治臣不忠之罪
示爲臣子之戒

移大司諫疏辭 不許

移吏曹參判疏辭 不許

壬寅 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再疏 命還給

二月除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三疏辭 不許

四月 下別諭

傳曰大提學金某前後除拜非止一二而以世祿

休戚之臣輒以遺戒爲言一不應命而行公事已未安而君臣分義亦至重矣豈可膠守遺戒而自廢乎大提學金某處斯速上來事別爲下諭可也

擢除刑曹判書疏辭 不許筵中 命伯氏議政公使勸出

上筵中教曰刑曹判書金某處須下別諭又於疏批勉其上來矣今日見其辭疏則無意造朝本職及兼帶俱係緊重不宜久曠而雖有所執亦無終始自廢之義且君臣大義不可不顧豈可一向牢辭乎卽今右相入侍故如是下教須傳致此意從

遠勉出可也

除禮曹判書兼 世子右副賓客上疏辭 不許

疏略曰伏聞筵中特下 聖教令臣兄昌集傳諭勸出其委曲丁寧之意殆無異於家人父子提耳而相告者似此異數豈獨近時所無抑亦前史罕有瞻聆所及莫不感激況臣親當何以爲心垂死病中蹶然驚起恍若密邇 威顔親奉 王音忽不知其身之遠在丘壑矣自惟無狀賤臣蒙此曠世非常之數雖使蹈赴湯火亦所不辭其他又何敢計固宓卽日登途祇謝 天陛以少伸臣子分

義而目今病狀殑殑實無一毫自力之勢只恐朝
露溘然遽塡溝壑則螻蟻微悃終無以自伸而永
爲泉壤難瞑之恨耳又曰臣自甲戌以來十數年
間蒙被 恩除不知其幾何而未曾一出拜 命
及今猥蒙寵擢致位上卿便卽彈冠束帶揚揚就
列則凡前日之疾病自廢累疏控懇者擧歸於矯
妄而朱子所謂倚托欺謾以取爵位者其殆近之
矣夫辭十萬而受萬古之君子猶以爲不可況今
在貳卿則辭之在上卿則就之臣雖有喙三尺其
何以自解於人言乎區區疾病之外惟此爲難進

之大端故敢並言之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昨
筵席之教可想予必致卿乃己之意則連章撕捱
無乃太過耶噫卿之未曾一出應命蓋出於欲守
遺戒而敦召頻繁責以君臣之大義則不得膠守
私心道理自應如此寧有辭卑就尊之嫌乎況移
拜宗伯亦出於念卿疾恙不以劇務強迫之意則
尤不當以疾病爲辭矣宜體此意卽日登途時
聖眷深隆必欲一致于朝至夢寐公又承　面諭
則事出格外僉議不可不一出士友有識者亦多
以一伸分義爲說而先生循堅持初意以獲罪爲

限 上亦知其難強後不復召焉

五月再疏辭 不許

六月三疏辭 命還給

七月四疏辭遞

陞左副賓客

八月除大司憲

除知春秋館事再疏辭遞本職

丁亥 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上疏辭兼帶諸任 許遞賓客

四月辭大提學 不許

五月除知敎寧府事

狀辭遆大提學

七月移寓鹿川

在東郊李相公濡別業也

疏辭知敎寧府事 不許

九月尋道峯書院

與一二門人逍遥竟夕而歸

遊玉流洞

洞在水落山麓有溪瀑之勝與艮菴李公喜朝往遊焉

十月歸三洲

遊妙寂寺

在妙寂山

戊子先生五十八歲

閏三月陪夢窩公乘舟觀魚于前江

時夢窩公罷相退居金村與先生朝夕相從至是

作觀魚會弟稼齋圖陰與焉

陪夢窩公遊妙寂寺

四月十一日卒于三洲之正寢

先生荐經喪禍疾病深痼自前冬屢添外感柴削

益甚至是又患寒熱之證吐血乘虛猝發以至於
此訃聞朝野莫不相弔遠近士子奔哭盡哀門人
加麻者六七十人
訃聞 命給葬需擔軍
上下敎曰知敦寧金某屢召不來而前頭更加敦
勉必欲召致矣意外凶聞遽至曷勝驚悼云云仍
命該曹優給葬需又令本道定送擔持軍人
六月晦葬于石室先兆庚坐之原
先生六世祖平壤庶尹府君以下至淸陰先生世
葬皆在一山先生之墓在其西麓僅數百步許後

有墓表墓誌樹且埋焉並第三淵所撰也

七月館學諸生操文致祭

十二月　遣禮官弔祭

庚寅秋文集成

辛卯配享烟村書院

在靈巖烟村崔公德之與議政公文谷先生並享

烟村之孫山堂忠成配食至是又以先生追躋焉

癸巳秋配享石室書院

仙源淸陰兩先生主享文谷老峯靜觀齋

三先生配食至是因楊州儒生具文沂等上疏又

以先生追躋焉

癸卯 景宗大王三年

夏撤石室院享

時夢窩公已以前歲被禍児黨司諫李世德登啓首請被禍諸人之 父與兄弟並追奪院祀者黜享掌允會有言者而止至是沈埈再發益肆児論誣詆議政公及先生兩世道德以爲生存於今日則亦當被收坐之律尹會又繼之竟至於同日撤享焉

乙巳 今上元年

春 命復石室院享

時凶黨旣黜世道重新楊州儒生李志沆等上疏
辨沈埈等誣悖之狀請以議政公及先生復享
上卽允之遂同日妥侑焉

秋　贈謚文簡公

是年夏侍讀官徐宗燮因書講啓曰故判書金某
自少留意學問見識明透先輩已多許之已以
後引義自靖絕意仕宦專心於格致誠正之學實
爲士林所宗仰曾在　先朝待遇之禮無異儒賢
特以其謙挹之意身歿之後亦不請謚已過數十
年尚無節惠之典士論之嗟惜久矣當此崇儒重

道之日特爲　賜諡何如侍讀官李箕鎭曰朝家所以待此人者似不可以科目出身而有異於山野儒賢不待狀　賜諡恐無可疑矣同知事申思喆亦同聲仰請　上命不待狀特爲賜諡至是贈諡文簡道德博文曰文一德不懈曰簡吏曹佐郎李顯祿來宣焉

墓表　　弟三淵昌翕撰

嗚呼此農巖金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矣不以官稱而揭其野號者以晩節立德之在是也先生安東人諱昌協字仲和左議政謚文正公諱尚憲之曾孫同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諱光燦之孫領議政諱壽恒之第二子妣曰安定羅氏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女以崇禎辛卯正月庚辰生先生自幼朗睿學語能辨人鬼仁恕體物出口多公正之言以此得父母心自知讀書便能潛玩目不有外事長者咸異之己酉中司馬壬戌魁文科例授成均典籍歷兵曹佐郞吏

曾佐郎正郎掌樂正兼校書校理漢學中學教授知
製教間爲嶺南御史及北評事所更三司玉堂則修
撰校理憲府則持平執義諫院則獻納大司諫由同
副承旨移大司成出爲清風府使而止先生經術伏
一世立朝言議以是爲本而處心正大坦然無疑礙
在銓曹注擬甚公時士流載歧睽携甚矣猶以先生
爲無偏在玉堂勸 上以實心典學不吝下問及演
經義明暢剴切上下莫不聳聽嘗進一疏所論 聖
學時弊本末該盡人以爲可讀其爲大司成也作成
有方士多興起應 旨所陳戒語逼幽隱人又以爲

難然以是不安于內出守淸風而已已棄官從議政
公于珍島謫所遂遭大禍甲戌夏化除戶曹參議先
生瀝血陳疏大言以不立榮途爲辭家人多勸以罷
勉先生曰我頭不着帽自斷久矣自是連除大司諫
副提學左右同副承旨吏曹參議陞爲開城留守刑
戶禮兵吏曹參判大司憲而以兩館大提學進乎刑
禮曹判書皆不就自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
公于榻前面諭諄切必使勸起故事所罕有也先生
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爲限　上亦不能奪焉先生既
絕意當世專於爲己勉焉孜孜學如不及雖以其積

淪沉涵而未嘗釋經於手所註朱子書益闡淵奧其大志所欲論著蓋不止此而遽以戊子四月十一日告終于楊州之三洲正寢享年五十八歲以是年六月九日葬于石室先兆甲向之原夫人延安李氏諱觀先生端相之女端莊配德生歿俱同年從後合祔一子崇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子先生取從子濟謙子元行爲嗣今十歲五女徐宗愈判官李台鎭吳晉周朴師漢俞受基所生男女幷十餘人先生仁明成質簡易爲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矜持之態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

居室接賓一以和順而無他惟負抱該矣不難於没
身自廢文章高矣所涉乎道者愈深此其樹立之大
人所仰止而在先生仁孝高明之分非有所爲而爲
也然確乎不拔乾乾終日兼是二者而君子所體乾
爻焉先生雖自謂未嘗學易而愚知其得易之用矣
嗚呼盛哉

墓誌銘 幷序

先生姓金氏諱昌協字仲和號農巖葬在楊州之石
室先兆爰有五世顯刻可考其姓系源流而尤詳於
大父 贈領議政碑中先君子聘于安定羅氏海州

牧使諱星斗之門生六丈夫子仲卽先生也自幼朗
慧學語能別人鬼仁恕體物所可否多公正之言父
母以此奇愛九歲從牧使公于海州衙舍進止自矩
儼若成人潛心視簡目不有外事同隊中或因爭鬩
而有所交訴牧使公輒聽其片言以折之十五委禽
于靜觀李先生之門時李先生棄官投閒大開講授
受學先生告所以玩心高明者先生慨然興起始知
科學外有所用心處矣己酉中進士是年李先生卒
先生悵然失依益自致力於經訓旣深博矣時出爲
古文辭駸駸韓歐閫域然不喜巧爲藻繪務以理勝

焉甲寅會尤齋宋先生于龍門所質問多獲印可自
是書疏往復期許益重後作朱子劄疑太半從先生
說而及至臨命遺致其顧托云乙卯先君謫靈巖自
靈巖移鐵原流離侘傺凡六七年先生雅淡於世味
至是有林下藏脩意先君卜一區於永平白雲山下
求退未遂猶存覘計也先生遂以爲歸扁其書室曰
隱求希心理味若將終身庚申變化從返京第壬戌
魁增廣文科先生早負朝野之望至是爭賀其大闡
而乃所樂不存焉歷官吏曹佐郎正郎弘文館修撰
校理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獻納大司諫承政院

同副承旨成均館大司成止於淸風府使在玉堂悉
心啓沃其登講筵輒勸　上以實心典學不吝下問
及其反復推明皆人道危微之幾而發之以溫色詔
音聞者莫不欽聳以　上淵默而亦喜與酬酢焉其
爲大司成也日引諸生橫經三席間所以闡奧而牖
迷者兩端俱竭間則設籩豆賡歌詠以涵暢之有古
四術遺意士頗興起焉銓曹之政注擬甚公時士流
岐貳猜睽日深一種務峻激者以甄別毋混慕先生
先生曰彼涇渭之已判者固無奈何今又自爲淸濁
而淘汰又過苛未知其爲公也遂任其嘲訕而不爲

改度惟相周旋深知心事者嘆其無所偏係先生又閔朝堂與臺閣不協入而密勿家庭出與諸少輩平章可否出於至誠而事已掣肘不可如意則夙宵憂歎不樂于仕丙寅因李徵明言後宮事 天怒過度先生隨疏納戒蓋先生立朝言議可見其經學淵源者凡有兩疏其一則在玉堂所論 聖學時務本末俱盡人所難及其一卽此疏而語過隱微尤人所難言然以此不安於內圖出爲淸風府使治有綱要吏肅民晏倫然蘸閣若無一事也每憂親戀 闕形諸歌詠有離騷眷顧之意已已從先人于珍島謫所遂

遭大禍其承末命之際輒告以畢命白雲蒙先君領
可焉及至奉柩出海長路難達凡百顛遽或欲其豎
豎行事先生泣謂曰今日送終所遵遺令固紙衾牛
車之謂也自餘得爲而爲者如祭奠哭踊有家禮在
焉可苟也時尤齋自耽羅就拿先生念此老不幸金
石無託遂撰哀構狀走人於中途邀乞墓文以來奮
卒循禮與久遠不朽之圖俱得無憾葬後奉大夫人
入永平守制于送老菴晨夕號隕之餘竭氣研究所
註朱子書益闡玄微自以前闕小學工夫益務檢押
便有任重意遠近士友爭推道德之歸如林滄溪泳

累書厚勉以深求道原獨立世表盖知先生決意自
廢專力此事也服闋住所謂農巖廬舍與家人度身
計口以治農桑甲戌先君得伸寃仍有戶議除　命
先生瀝血陳疏大旨以不立榮塗爲辭親舊多勸以
勉承朝　命家人亦有言者先生謂曰我頭不着帽
自斷久矣自是節次遷升至大提學禮曹判書則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公于榻前使之誘奉恩
諭諄切事出格外僉議不可不一出士友有識者亦
以一伸分義爲說先生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爲限
上知其難強後不復召焉先生自甲戌後以大夫人

在京第取便省侍出住楊州之三洲結屋而居以其間來往農巖者七八年旣而連喪獨子兩女至癸未遭內艱 先生素善病自經酷禍柴削僅全仍以前後摧剝血證㬥發竟以戊子四月十一日告終于三洲正寢去其生辛卯正月初二日爲五十八歲嗚呼痛哉自 上悼惜命賜賻及庀葬遠近多士奔哭盡哀門人加麻者幾六七十人以其年六月九日奉葬于石室先兆甲向之原夫人李氏莊端有壼範生歿俱同年從後合祔一子崇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子先生取從子濟謙子元行爲嗣今進士五女徐宗

僉郡守李台鎭吳晋周縣令朴師漢俞受基先生仁明成質簡易爲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矜持之態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居室接賓一以和順而無他至其應物待衛甚平雖在末流睢盱之中悉耦相臨而猶懷直報不欲巧擠盖其好惡愛憎無所往而不用其公兄在親疎之際一皆披露肝膈不存畦畛竊知其所尚友若與漢之孔明宋世南軒及我朝李文成有所契合使其撫世而聽所施爲則所謂開誠心布公道納衆善破朋植亦將一揆同歸而旣不能然則退而憲章考亭所以

綜萬理折羣言一用我公平權度雖於考亭亦不苟
爲應諾以爲疑不深則信不篤始焉積久憤悱終底
融釋脗合自心目所存以至筆舌所流出一串昭晰
動有依據未嘗作謾人說話如遇義理肯綮其辨柱
毫忽而關係者大雖先儒前輩已有定說衆以爲金
石不刊而必向前斷發勘究其得失曰此天下之公
理尊畏周旋亦非所謂求是也又嘗謂無朱子工夫
看朱子不出以爲生於其後不勞窮格者乃世儒自
怠之說亦見其苟矣平居溫潤玉色盎和滿面出語
如恐傷人而至有論辨或惡其詖遁亂道也必辨之

不措聲調高厲氣節慷慨凜乎其鋒殆不可犯然未嘗偏主先入見人一言之當輒捨己見而從之接引後學雖以階級而往往精粗普說上下俱徹要知吾家有如許境落而發欣慕焉中以詠嘆韻動金石以故一聆德音莫不心醉而罷連簡有悾悾者抑質偶當意疊疊終日兩忘飢渴或賓友在傍未交一話而引去亦澹然也末後數年枕席居多罕與人接并與講授而稀簡凡有求乞文字一倒揮却詩則自喪子後斷不復為事事省約遂欲向晦宴息使自凝定間有劄錄大抵是心性體用及儒釋同異之辨亦不以

呻吟輟工緣此道理圓熟觸處朗然惟玩樂而至於
融深存養而至於淵密渾然慱約之會功與顏滿則
不能不待夫年至而天之不假乃止於此其大志所
欲論著者盖亦開端而筆遂絕矣嗚呼惜哉先生以
不世明睿既生遐裔既不及於洙泗閭闇之列與回
賜相周旋又不能與伯豐季通輩參會於武夷講席
獨抱遺經孤唱寡和惟是一二塤篪與宣壹讚而竟
顏如昌翕無能繼聲然自幼盈耳充腹無非至言妙
論今猶有可述焉者若曰書不可不細讀理不可不
熟講處心不可不公平作事不可以固必應物不可

以用智此正夫子自道弟子所未學而亦嘗病末俗浮夸之弊深以擬人非倫傳神失眞爲歎今於撰述有不兢兢即不有雅訓而弊習是踵是自欺吾心以及吾兄忠昌翁雖汙固亦知其不敢噫後千百年有讀斯誌而知先生爲仁明簡易公正踈通之人則幾矣銘曰

天普萬物其道曰公若在人心衡平鑑空持懸一差障膜千重夫惟粹質乃克明通蔑矣先生入竅玲瓏明以去蔽公在其中理事旣徹物態斯窮鬼車豕塗衆方睽視歐東流光我受其正感之而平均國在是

歛焉莫施道則屬已所奉弘規晦翁夫子是非千古
差別萬理情僞向背費隱表裏觀其會通發刃皆虛
谷詰莫極何與於吾沛然命辭和順是發金聲玉色
覿德滿隅撤爾重薜指彼廣居四海與共顚閒有餘
悵憶開來恳嚮五車有不可傳持以求徂三洲寥闊
白雲卷舒虛明惟神糟粕在書精粗皆迹典刑不渝
有嚮拱本式哉後儒弟作銘辭自矢不諛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終

年譜跋

右我祖考農巖先生年譜一卷先生沒後四十五年而始成竊惟先生盛德大業充於己而及於人其赫赫可書者宜不啻多焉顧不肖

生晩才七歲而先生棄背自
其容儀謦欬之彷彿而習
今蓋茫如也況其道學造
詣之功程義理講說之次第
其可傳而不可遺者其何
得而詳焉而當時及門之

士猶幸可以訪問則又皆靡
然淪落無復存者矣其
於人事倏忽之際可爲悲
夫而即其平生言行之大
畧之綴拾於文字傳聞之
餘著盖百不一二矣嗚呼

是尚可謂紀實也乎書旣
成又竆居無力未及入梓
今趙侯曮兗瑞爲守安東
見先生文集之在本府者
頗多刓缺慨然思以易之
聞有此編仍並取而附刻

焉不肖既自幸先生平生之百不一二者不遂盡泯而又感趙侯之尊賢樂義若挽流俗也遂識之如此

崇禎紀元之百二十七年

爾雅
翼

十八